

鐵血

柳殘陽著

俠女情



铁血侠情传

柳残阳 著

希望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太原市晋阳光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·印张: 30.5 字数: 700 千字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00册

十三

“瓦窑山”之所以叫“瓦窑山”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典故或是形势上的附会，只因为这座山的半山腰一片平坝上曾经开设过一片瓦窑而已，如今，那片瓦窑早已坍塌弃置，上下一片倾颓倒塌，野草埋蔓的遗迹了……

山下，很容易就找到那间小小土地庙，土地庙也和半山腰上的瓦窑遗迹一样，残旧破落，意味凄清，连庙内供奉的土地公像，亦是黝黑模糊，不可辨认了。

这地方非常荒僻，非常寂静，荒僻寂静到偶而出现个把山精魅客，妖魔鬼怪，也不算是桩什么出奇的事儿……

那干绑匪，挑选了这么一处所在来交换肉票，真可谓慧眼独具，拣得合宜之极。

一条静荡荡的驿道，便自瓦窑山南边的山脚下远远绕了出去，这条路修得实在绝，就好像瓦窑山带着什么邪气一样，仅是路的一个弯儿沾了沾就以那样斜折的角度跑开了，因此，瓦窑山也就更显得冷森、显得幽寂啦。

敖楚戈他们来得很早，未到午时即已赶到了地头，一共六个人——敖楚戈、赵可诗、贾掌柜以及三辆驴车的三个车夫。

三辆封盖严密的驴车，在解下牲口后，成一排并歇在那里，三个车夫聚在一起却不是聊天，只似三个呆鸟般发着楞——当然，他们已明白这一趟不是好差事。

靠在土地庙前的平坝地坝上，敖楚戈的钢棒子斜支在残缺的一角的麻子

便背在背上，现



在，他一面啃着夹肉烧饼，一面就着左手羊皮囊中清水送下肚去，吃得津津有味，一派意态悠闲……

赵可诗可就沉不住气了，一会坐下，一会又站起来，不是伸长脑袋左盼右顾，就是心神急躁的来回走个不停，脸上的表情也时时变化，丰富得可以。

贾掌柜是硬充老成，坐在一截树桩子上倒能稳得住，就是那骨子僵窘勉强的味道叫人看了难受，若是谁突然大喊一声，准能将这位老先生像受惊的兔子似的吓跑。来来回回走了半天，赵可诗再也憋不住了，他凑到敖楚戈身边，用力挤出一丝笑意：

“呃，敖英雄，那些人……怎的还不见来？”敖楚戈满嘴塞着夹肉烧饼，伊唔了半天，吞下肚去，方才透了口气道：

“时辰未到呀，这岂不是最佳的理由？”抹了把脑门上的汗水，赵可诗抬头望望天色，呐呐的道：

“哦，时辰未到……”敖楚戈笑道：

“才过正午多久，赵老板，还有得等，人家信上定的时间是酉时，他们来，也恐怕要在太阳下山之后了……”赵可诗又擦着汗，边道：

“怎的非要挨到太阳下山不可？”敖楚戈道：

“摸黑交易比较方便，干这种买卖的人，不到必要，他是不愿意让你认清他的庐山真面目的。”

叹了口气，赵可诗道：

“简直把人都等疯了，活了这大半辈子，至今才知道古人所谓的‘度日如年’的味道……”敖楚戈又咬了一口夹肉烧饼，嚼着，含混不清的道：

“不稀奇……有的人活上一辈子，没有这种体验的也多得……人生在世，总不能般般件件的感受全品个遍……对

不对？”赵可诗苦笑道：

“这个当然……”咽下口中的食物，敖楚戈扬了扬吃剩一小半的夹肉烧饼道：

“别干着急了，赵老板，不到时间，急也没用，你晌午没吃饭，先来上一套烧饼吧？酥软香甜的芝麻烧饼，夹的是五香卤牛肉，味道不错，只是稍嫌凉了点……”摇摇头，赵可诗愁眉苦脸的道：

“你请自便，我这会……实在是吃不下去……”敖楚戈道：

“我劝你还是吃一点，肚皮一饱，自然心平气和，五脏熨贴，除了想睡上一觉，就不会再想别的了……”赵可诗舔了舔肥嘟嘟的嘴唇，涩涩的道：

“不客气，敖英雄，我是真吃不下；尤其这颗心就像被吊在半空中一样，悠悠晃晃的不着实，睡觉，更谈不上……”喝了口水，敖楚戈同情的道：

“真可怜，也真难为你了，所以说是‘天下父母心’啊，只希望你那少君平素懂得孝敬你才好，看他老子担的这份心，唉……”赵可诗忙道：

“我那犬子笨头笨脑的，平时那个‘孝’字是谈不上，但他还算能顺着我就是了……”

敖楚戈道：

“那也就不错了，这年头，做儿女的有几个还能明白尊亲们的苦处？”

说着，他又自干粮袋里摸出另一副夹肉烧饼来。咽了唾沫，赵可诗羡慕的道：

“敖英雄，你真好胃口，这业已是第五套夹肉烧饼了……”敖楚戈笑道：

“我倒没算得这么清楚，只知道吃饱算数，如今，也才不过只是个六成……”

“能吃也是福气，像我，想这么吃也吃不下……”大嚼着烧饼，敖楚戈边道：

“你和我可大不相同，赵老板你是家财万贯，有产有业又有人侍候，一呼百诺，争相奉承；我呢？睡下一身，起来一根，孤家寡人一个，天幸没病没痛，已是阿弥陀佛烧了高香，吃得睡得，骨架硬朗，就是唯一的指望，也是唯一的乐趣，像你，有个不适不爽还有人照顾，换成我，可又到那里喊天去？”望着敖楚戈嚼的动作，以及两颚上下交合的肌肉牵扯，赵可诗无限向往的道：

“敖英雄，你这副身底子可真够壮实……”哈哈一笑，敖楚戈道：

“回赵老板的话，我就是全靠这副身底才能挣口饭吃哪……”赵可诗搓着手，道：

“敖英雄的本事大着，和一般只待着几斤粗笨力气的莽夫，可是大不相同……”敖楚戈也叹了口气：

“那是靠劳力生活，相差有限。”那边，坐在树桩子上的贾掌柜也踱了过来，一开口就是奉承：

“敖英雄，舍东主骨肉连心，业已坐立不安了，连老朽我一样也是强自镇定，总觉得神不定，气不宁，恍恍惚惚的，不似英雄你，那等的雍容稳重法儿，两相一比，我们委实惭愧……”敖楚戈淡淡的道：

“没什么，这只是个经验的多少而已，练到眼下的这份火候，可也是担了若干惊，受了若干苦，水里去，火里来硬将胆气磨出来的！”摇摇头，贾掌柜道：

“英雄说得好，可是这也得看是怎么块料，就以我来说吧，

根本不是上供的果子，任怎么也拿不上台盘，硬要我去磨出胆量，怕早就连老命也磨掉了！”敖楚戈笑道：

“掌柜的你不知道，人这玩意天生就犯贱，只怕不逼到那节骨眼，一旦逼得非在某一类环境里挣扎，否则便不能生活下去的时候，再不适应，也会慢慢适应了；有些走江湖，耍马戏的班子里，养着一种叫做‘坛童’的畸形孩子，这种‘坛童’矮胖如坛，四肢幼细，颈窄头大，看上去就和一只酒坛子相仿佛；那种制造‘坛童’的方法，是将买来或拐来的幼儿养进坛子，整日喂以饮食，却不准离瓦坛，久而久之，幼儿的骨骼肌肉，便随着坛子的形状生长定型了。

掌柜的，人会长成大坛状的怪异体形，照说是不可可能的，但事实上却做到了，畸形的孩子本心并不想长成那个样子，只因为他处在那种非生成那等形态不可的环境里，他便不能不生成那种形态，当然，这是很残酷暴虐的，譬喻侧身江湖中的人们，也是由于残酷暴虐逼使他们成为适应的形态，除非他不想活下去了……”贾掌柜沙沙的一笑，道：

“我也听说过这种事情，可尚未曾伸引到这些道理上去，经英雄你这一指点，可不是？人的处境往往就是这么个悲惨法儿……”敖楚戈道：

“想穿看透了，也就淡得不如一口清水啦……”赵可诗喃喃的道：

“唉，这人间世上原本可以和和泰泰的，全叫人自己给弄得乌烟瘴气，诡异复杂了……”点点头，贾掌柜道：

“可不是。”敖楚戈把咬了两口的夹肉烧饼顺手抛了，懒洋洋的道：

“不提这些事儿，心里还不烦，一提起来，不知怎的也就觉得沉甸甸、灰黯黯的了……甭再扯啦，二位可要暂且盹上一

会？”赵可诗道：

“我那还有心情合眼？”贾掌柜堆着笑道：

“英雄约莫是乏了，请自个歇了吧，我这里且陪着舍东主挨时辰——”

敖楚戈眉毛扬了扬，也不再多说什么，两臂作枕，斜躺向地上，就这样仰天地酣睡起来。

赵可诗嘴巴蠕动了几次，呆滞的摇摇头，与贾掌柜面面相觑，互相作了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苦笑。

就这样，他们一直等待下去，这两位是愁肠百结，唉声叹气，加上说不尽的惶恐悚栗，那一位正是天下太平，高“枕”无忧，睡得可香可甜，对比强烈，但却有着滑稽突梯的味道。

于是，天色慢慢暗了下来，接近黄昏了……

赵可诗焦急的连连向贾掌柜使着眼色，朝敖楚戈那边咧嘴，意思是时辰到了，要贾掌柜去把敖楚戈请起来。

贾掌柜犹豫着，满脸的碍难之色，说实话，像这么一号有若老祖宗似的江湖人物，又在求助于他，对方的脾气更捉摸不定，确然是招惹不起……

急了，赵可诗一双猪泡眼不禁瞪了起来，比牛蛋子还大！

吃人家的饭，就得听人家的使唤，贾掌柜的不敢再迟疑，他只好万分无奈的点点头，拖着重逾万斤的脚步磨磨蹭蹭挨向敖楚戈那边。

就在他隔着敖楚戈还有五、六步远的当口，眼看着睡得如此沉酣的敖楚戈突然坐了起来，贾掌柜的正自吃了一惊，尚不待解释，敖楚戈已低“嘘”一声，冷静又平淡的道：

“他们来了！”贾掌柜的还没听清，呐呐的道：

“天色晏了，英雄，躺在郊野泥地上容易受风寒，我正在想请你起身活动一下——”敖楚戈稍稍提高了嗓门：

“我说，他们来了。”猛的打了个哆嗦，贾掌柜神色大变：

“什么？他……他们来了？”

那边的赵可诗闻言之下，也不禁抑止不住，像筛糠一样抖了起来，一面抖，一面仓惶四顾，两条腿踉跄不稳的移向了敖楚戈这边。

敖楚戈目光沉凝，注视向庙前那条黄泥小径上；小径两侧的竹林子簌簌的随风摇晃，影绰声幽，越发令人疑神疑鬼，惊惶不可自己了。贾掌柜面色清白，眼珠乱转，结结巴巴的道：

“在……在那里？英雄？在……在那里？有多少人？”挤在一边的赵可诗更是一个冷颤接着一个冷颤：

“天……天爷，好像……来了不少了……竹林子里，我就看见很多人影在晃，看，又是一条影子窜了过去……似乎是还听到那样张狂的笑声……”敖楚戈冷冷的道：

“不要瞎扯，竹林子里根本没有人，你是心里紧张，神晕眼花，被幻觉惑住了。”脖子上一根老筋跳了跳，贾掌柜惴惴的道：

“但人呢？英雄不是说他们已来了么？”

形态萧索而酷厉，敖楚戈倾耳聆听，一双眼睛半开半合。惊悚的回顾，赵可诗上下牙床交颤不停，克克作响：

“他们……怎的还不现身呢？是不是有什么其他……意图？”蓦的，敖楚戈叹了口气，表情沉重：

“事情有些不大对，二位，请随我一起到银车那边去再说。”贾掌柜心惊胆裂的道：

“不大对？什么事情不大对？英雄，可吓死人了……”赵可诗也几乎喘不过气似的道：

“我们……全照他们信上所说的话一一做了……他们怎能不守信用？而且盗亦有道……江湖上，不是也有江湖上的

规矩么？”双手各挽着一位，敖楚戈大步走向三辆车之前，迈步中，他低沉的道：

“你们不要慌张，一切全听我的交待行事，天塌下来，我先使头顶着——目前别再提‘江湖规矩’了，江湖上的朋友们，有很多是不知道这四个字怎么写法的。”

银车前面，三个车夫早已满脸恐惧的蹲到车辆旁边，三张面孔全在泛灰，但是，却没有一个人吭声——道上的行规他们明白，受雇于车主夫役，不管车船力脚，只要在发生情况的时候不问棒端，一言不发。

非常突兀，也非常诡异的，庙前竹林中间那条黄泥窄径上，也不知什么时候，从那里冒出来十几条白色身影，像是飘在空气中，飘在沉沉的暮色中一样往这边移近，毫无声息，毫无征兆，只是猛然里，他们业已出现在眼前了！

不但如此，土地庙背后的山坡林子里，也开始冉冉浮动白色的影子，看那恍恍惚惚的一大片，怕没有几十条之多！

是了，这却是敖楚戈刚才的意思——事情有些不大对！

一般的绑匪，在点收赎金，交换肉票的时候，大多只是几个人出面而已，但来的人多少不关紧要，却全是隐伏着的，为的是越少叫苦主认出模样来越好，此外，也怕惊吓着了对方，不似眼前，居然突兀出现了这么多人，况且，来势不善，竟是采取包围的姿态！

敖楚戈有些纳罕，有些迷惑，他搞不清那伙人到底是打的什么主意？但他负有谈判斡旋的担子，此等阵仗，就和冲着他来的是一样！

很快的，那些宛若鬼魅般的白衣人由几个不同的方向涌出来后，在不觉间业已凝成了一个圈子，一个不规则的，但却四面八方把持得死死的圈子！不是坐在车踏板上，几乎是瘫

在车踏板上的赵可诗，双手紧抱着后车杠，哆嗦得不能成声的道：

“这……这是要干什么？敖英雄……他……他们想怎么对付我们？”贾掌柜的干瘪嘴巴也扁裂着，齿缝里直往后吸气：

“英……雄……看这光景……不会……出岔子吧？”敖楚戈低沉的道：

“你们不要说话，让我来应付！”

夜色已经笼罩下来，傍晚的时分，不像深宵那样黑暗一片，在摧沉的暮霭中，尚浮动着一抹淡淡的灰白，于是，山林旷野间，便似漾着一层干瘪的雾气了。

在片刻的僵窒之后。

围立四周的白衣人中间，突然有一人挺身站出几步，在朦胧幽暗的光影里，只见那是一个瘦长的身形，面孔的轮廓似是属于清癯一类；他面对着敖楚戈，声音坚冷得像玄冰：

“敖楚戈，你果然来了。”微微一怔，敖楚戈随即笑了笑：

“不错，我来了，敢情列位早就知道我要来？”那人阴冷的道：

“我们知道你贪得无厌！价值巨万的‘幻星’你想要，连区区一点帮场的酬金，你也舍不得不赚，我们未出预料，你正是这样的人！”

那抹笑容顿时凝冻了——敖楚戈吃惊不小，他聚集目力，仔细打量对方，仔细观察四周的一个个白衣人！他的心在一下强似一下的跳动着，喉咙里泛干泛苦，老天爷，这些人莫非是——？那人酷烈的一笑，道：

“敖楚戈，是的，我们是‘十龙门’来的人，我是‘十龙门’大掌门麾下直属‘赤胆六卫’的头领，‘血判’柴云帆！”

咽了口唾沫，敖楚戈暗地里叫苦连天，这辽阔江山，是何其大却又何其小？什么地方不好遇见“十龙门”的人，却端端在这等境况之下狭路相逢？柴云帆生硬的道：

“姓敖的，严宜森与他的同党业已被我们废了，‘幻星’并不在他身上，所有的只是一只空然无物的斑玉球，可恨你勾结了严宜森、林翔等人，伙同你的旧党章淦、武海青、白羽、萧铮、唐全五个，潜入‘十龙门’总坛之内盗出异宝‘幻星’，却又诡计陷害了严宜森与林翔等人，更假我们的手来替你完成阴谋的过程，只怕你那五名旧党也遭到你同样的暗算亦未可言——敖楚戈，你真正是个心狠手辣的匹夫！”敖楚戈耸耸肩，道：

“别说得这么难听，我并没有你口里形容的此般坏法……”柴云帆萧然的道：

“少说废话，敖楚戈，你是自跟我走呢，还是要我们抬着你走？”舔舔嘴唇，敖楚戈道：

“这样看来，你们今天在此地出现，至少有一半是冲着我来的是？”冷冷一笑，柴云帆道：

“一半？不，你错了，我们今日来此，全是为了你！”敖楚戈迅速思考着，有些不解：

“全为了我？”柴云帆尖锐的道：

“‘十龙门’是一个严密又有功效的组合，强大而威武，它恩怨分明，利害分辨得极其清晰，它拥有各式各样的人才，因此便也设下了这个圈套来叫你往里钻，不错，姓敖的，你果真把脖颈伸得好长！”敖楚戈无奈道：

“我只是嗅着了银子的味道才来的，却做梦也想不到这竟是早已经设好的圈套，尤其更没想到居然是‘十龙门’设下的圈套！”柴云帆不屑的道：

“你该想到的，我们已留下一个引使你想到的暗示，可惜

你愚蠢，你不会运用你的脑子及连想力，你毫无警觉的本能！”敖楚戈摇头道：

“我怎糟到了这步田地？”轻藐的笑了，柴云帆道：

“那封信，料想赵可诗已拿给你看了？回忆一下，信的留款是一朵云。”敖楚戈哼了哼，道：

“就算那画得拙劣无比的玩意是一朵云吧，怎么样？”柴云帆缓缓的道：

“云破龙现，敖楚戈，云破龙现！”喃喃念了两遍，敖楚戈懊恼的道：

“娘的原来竟是这么一个含意，可不是？云破龙现，真的我一点也没想到这上面去！”柴云帆冷森的道：

“先由你的挑拨，你的贪婪，你的恶意侵犯，再由你的愚昧，敖楚戈，目前就是你需要偿付代价的时候了！”敖楚戈艰辛的道：

“那么，这桩事，从头到尾，全是你们为了诱我入壳，方才设计而成的陷阱？”柴云帆道：

“不错，只为了你！”敖楚戈叹了口气：

“也真难为你们了，其实，何须绕这么大的圈子？”柴云帆冷凄凄的道：

“‘十龙门’行事，一向讲求完美，敖楚戈，不要忽略了‘完美’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意义，那是象征着愉快的成功以及功效，不似你们那般浮躁唐突，杂乱无章又破绽百出；如果你们也晓得如何达到‘完美’的境界，今天，‘幻星’的被盗，‘十龙门’便不会有线索可循了，这是你们的愚昧及不幸，在‘十龙门’来说，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！”敖楚戈摇头道：

“你们耗如许心血，布置了许多情况，动员大量人力，其实全不须要，设若是我，对着目标去圈起来不就结了？”傲然一

笑，柴云帆道：

“姓敖的，你把我们看得太简单，将你自己也譬喻得太生嫩了，如果我们大举出动来圈擒你，你只怕早已得着风声远扬天涯，岂会坐以待毙更自投罗网？但是，我们做了这种安排，你却会在毫无警觉的情形下顺理成章落入我们的掌握之中，敖楚戈，你江湖跑老了，‘十龙门’更全是些才智超人的老行家，要和我们玩手法，你的火候还欠纯呢！”敖楚戈敲敲脑门，道：

“可是，赵可诗的儿子——”柴云帆缓缓的道：

“赵可诗的儿子确被我们绑了来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障眼法，在绑了那赵根泉以后，我们又向开设驴马行的魏黑子施压力，或者说是加以恫吓亦无不可，我们强迫魏黑子去游说赵可诗，叫姓赵的设法请你出来同我们谈斤两，当然，我们知道赵可诗一个生意人，怎会与江湖上的角儿，尤其是你这样的角色有交道？

但没关系，我们却清楚魏黑子认识孙道朋，‘小无影’孙道朋，魏黑子和姓孙的有过来往，又去游说赵可诗找你出来，很自然的，魏黑子便要去请孙道朋搭桥了——我们在进行这个计划之前，曾对目标的选择下了一番功夫，在选择的条件上做过多方面的比较与深入查访，有关对象的家世、渊源，地方背景，财产状况，甚至个人的习性、嗜好、为人等也都测探得一清二白，了若指掌，我们一层层的往内排，一圈圈的向上套，便形成了这天衣无缝的计划，你阁下也就自动自发的坠入陷阱中了！”

敖楚戈吸了口气，道：

“你们是怎么威胁那魏黑子的？”柴云帆淡淡的道：

“姓魏的开驴马行，做的是旅途生意，干这行营生，必须同

江湖道上的朋友有来往，而我们在附近地面上有一点影响力，如果他不照我们的话做，只要我们点点头，他的生意就砸啦——更休提我们可以直接摘下他的脑瓜子了！”敖楚戈沉重的道：

“那……你们又是怎么知道魏黑子认识孙道朋，而孙道朋又认识我？”冷笑一声，柴云帆道：

“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，只要随便一问魏黑子驴马行中的伙计，以及同魏黑子打过交道的江湖朋友，即可知道魏黑子平素的来往，关系——而姓魏的并非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日常之间，他已把我们想知道的问题说得太多了，因此，我们得悉他有那些江湖关系，然后，再查询这些人当中有谁和你相识，交情如何？

于是，孙道朋即脱颖而出，当这些情况全在掌握中之后，我们马上便向赵可诗下手了，不错，我们在向赵可诗下手以前，自是已将他同魏黑子彼此间的关系，同时查得清清楚楚；这连串的环境，套成了一个铸定的形势，再由铸定的形势开始演变为一完美的计划，每一步，每一着，俱在我们预料之内，我们知道你会来，我们所要做的事，只是等待而已，敖楚戈，果然你来了，准确无比！”喃喃的，敖楚戈在咒骂：

“娘的，真是大意失荆州了……”柴云帆轻藐的道：

“也别把你自已抬得太高，大意？纵然你不大意，亦一样逃不出我们精心编制的罗网！”注视着对方，敖楚戈平静的道：

“对你而言，柴云帆，我并不陌生，我曾在潜入‘十龙门’盗取那‘幻星’的时候暗中见过你——当然你没有发现我——那时，我就觉得你不简单，好像我没有看错，你确然是有几下子！”柴云帆冷冷的道：

“过奖了，‘十龙门’中似我这样的人物，车载斗量，数不胜数！”笑笑，敖楚戈道：

“也没有这么个‘玄’法，姓柴的，别高帽子给你一扣，你就腾云驾雾，飘飘然上了南天门啦！”柴云帆生硬的道：

“任你俏皮吧，只怕也俏皮不了几时！”敖楚戈忽然一挺胸，大声道：

“柴云帆，我与你们‘~~十龙门~~’之间的梁子是一回事，人家赵可诗的儿子你们绑了票又是一回事，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两桩事不能混成一团，我问你，那赵根泉你们打算怎么办？”柴云帆重重的道：

“按规矩办！”微微一怔，敖楚戈道：

“按规矩办？按什么规矩办？”柴云帆狠酷的道：

“不要装迷糊，姓敖的，赵根泉的身价是纹银三万两，我们点银子交人，半点不留难，但是，少了一文也就甭谈！”敖楚戈怒道：

“你们绑了赵可诗的儿子，只是为了藉以将我引来，如今我来了，你们就该放人才对，那还能再要赎金？赎金多少原来就不是你我的目的，你们‘十龙门’家当丰厚，也不是靠这一行维生——”柴云帆强硬的道：

“我们花费的心血与劳力须要报酬，这就是了；我们主要的猎物就是你，但三万两银子的赎金也是附带的收获，‘十龙门’富有，不错，可是银子也永远不会嫌多，敖楚戈，你就把这件事当成真的绑案来看好了！”敖楚戈火辣的道：

“既然叫我当成真的绑案来看，行，今天我出面了，你们总该给我一个交待！”柴云帆怪笑道：

“什么‘交待’？”敖楚戈暴烈的道：

“我这脸面值多少？你们要折个价！”柴云帆揶揄的道：

“姓敖的，你是迷糊了，我们主要的就是拿你的人，想想看，连你的人我们都要带走，更何况你这张脸面值多少？岂不是笑话，你说，看还能值多少？”咆哮着，敖楚戈道：

“你的意思是分文不减？”用力颌首，柴云帆道：

“正是，分文不减！”敖楚戈愤怒的道：

“姓柴的，你他娘也不要恶劣到这步田地，我敖楚戈纵说不成材，却两肩担得起一个‘义’字，~~任是钢刀架颈，也不会对你们这种霸道行为倒头求饶。~~柴云帆冷笑道：

“好气魄，敖楚戈，~~只希望你这股气魄要有始有终才好！~~”背后，早已吓瘫在车踏板上的赵可诗，勉力挣扎着往前爬，伸长了脖颈，抖抖索索的道：

“英……英雄……~~别……别再同他们……争，到最后……就怕……大家的性命……难保……他们……要多少……就给多少……吧……~~贾掌柜也哆嗦得宛似打摆子的道：

“是……东翁……说的是……英……雄，好汉……不吃眼前亏……凑合着忍这口气……三万两……就三万两……强似……赔了财……又赔上命！”敖楚戈大吼道：

“柴云帆，你们不给我留面子，可是认为姓敖的可欺？”赵可诗惊得就差尿了一裤裆，他脸色青白，近乎哀求的道：

“别……别……再吆喝了……英雄……万一激怒对方……我们就得全跟着……你陪葬在这里……英雄……可怜我有家有人……可是死不得啊……”贾掌柜也声泪俱下：

“求求你……英雄……好歹放我们过关……你就点了头吧……我六十多岁的人……一辈子积德行善……纵不该落个横死啊……英雄……银子我们照付……更不会为了此事低看你……你自然是我们心目中的……第一条好汉！”上下